

越絕書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姚際恒曰越絕書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並妄也
據篇末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康乃隱為
表康字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和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
隱為吳平字康無吳平共著此書楊慎曰東漢人
也何以知之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綰碑如孔融以
渙父名節水潛匿方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如魏伯陽
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鄰云隱其姓名于參同契此言良
然胡元瑞謂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
東漢人據二書潤色為此或有之
文化康于五月廿一日錄

越絕書序



讀本記



越絕名實羣籍辨者非一咸無核焉

書蓋古而未攷按載多吳越事崇文

總目謂端木賜作尤非其文辨而奇

博而機藏知周信重讐明勇與國策

謫權傾裨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間列

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
公使賜正吳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
事騁辭且將嫁於善言子貢徵信焉
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霸
術耻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
國人所爲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

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於吾蜀夔
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真嘗思廣傳
黎陽盧少楨出孟汝再家藏舊本於
予頗爲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
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時嘉靖
壬子夏六月朔日西蜀張佳胤撰

越絕目錄

外傳本事

卷一

荆平王內傳

卷二

外傳記吳地傳

卷三

吳內傳

卷四

計倪內經

卷五

請糴內傳

卷六

外傳紀策考

卷七

外傳記范伯

內傳陳成恒

卷八

外傳記地

卷九

外傳計倪

卷十

外傳記吳王占夢

卷十一

外傳記寶劍

卷十二

內經九術

越絕
外傳記軍氣

卷十三

外傳枕中

卷十四

外傳春申君

德序外傳記

卷十五

敘外傳記

越絕目錄終

越絕書

外傳本事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竹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

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

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八有大雅之才真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

講習學問。習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爲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一作焉

越絕卷一

山陰 王業恂王資治全校閱

荆平王內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就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

日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母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歟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

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修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

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日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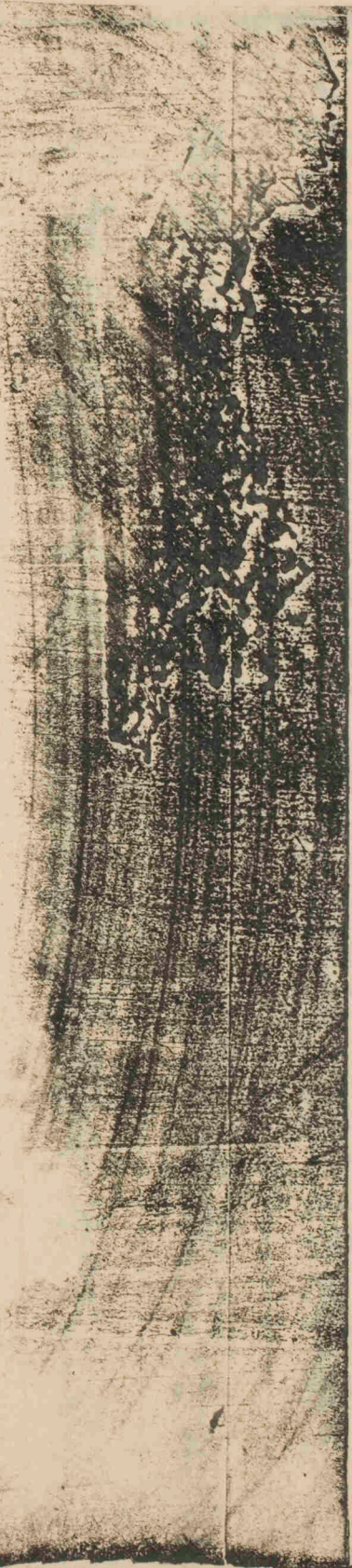
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

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卽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

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
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
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
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
衆闔閭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
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
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
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
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

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
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
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
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
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
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
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卽章以此爲利利卽
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
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子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

不入荊邦明矣



越絕卷二

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
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
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
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

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陂馳
於遊臺興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
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
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
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
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

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
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
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閭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
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
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
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

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柴碎亭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東西各三里百八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劍歐冶僅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

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墜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糜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搖城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

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

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

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欖溪墳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

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

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

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闕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陂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濱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陂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欆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欆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

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荻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荻碓

放山者在荻碓山南以取長之一作人荻碓山下故有

鄉名荻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荻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米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麋

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千城者越千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寬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

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贊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間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離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侯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侯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歙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

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

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

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

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

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嚠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

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五十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

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王故祠江漢

一作海

於棠浦東江南爲方牆以利朝

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胥女南小蜀山春申

君客衛公子家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

一作公

山故爲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爲

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爲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四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

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開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云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冢次去縣十六

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

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罌罍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竝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山

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荆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

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兒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甌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一作近

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

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

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三

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

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與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蠓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

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懣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人人

國地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

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

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

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歿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循內矛赤雞稽

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

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於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于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于囚箕子微

子去之。剗姪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卷四

計倪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沿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

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一有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饉則易須字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親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

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

一無獨字

受天之

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

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一作目宿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表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

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

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

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
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
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
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
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
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
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
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
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

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
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
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
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
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
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
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
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
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

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四終

越絕卷五

請糴內傳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道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

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
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
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
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
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
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
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
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
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
飾戰具以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
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
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
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旣服爲臣爲我駕舍却
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
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
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
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
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

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差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

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弼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

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

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辯其君何必颺颺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

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
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
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
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母以
事相差母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
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
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况
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
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

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
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
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
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
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
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
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
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
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

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

一作多

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

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歿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

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

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衿不立帶劍以布是人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歿曰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且卽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且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卽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

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
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
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
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
與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
越王不恐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
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
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
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
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
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
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
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
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
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六

外傳紀策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
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
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
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
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
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
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

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母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答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

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
羸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能與師還此
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
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
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
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
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
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
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
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
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
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
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
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
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
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
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
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各種留

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一作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詬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詬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詬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詬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詬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詬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詬專權伍胥爲之惑

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拍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如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七

外傳記范伯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

氣其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
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衍女不貞衍士不
信客歷諸侯渡可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
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闕四字

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
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
自徇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
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
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

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
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
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
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
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
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
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
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僂死由重譖
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

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魯父母之邦也兵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

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

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

志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母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

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逖逃出走
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
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
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
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
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
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
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
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
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
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
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
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
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
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
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
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

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

越王慄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喜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
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
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
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
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
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
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
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
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

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
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
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
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
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
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
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
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

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六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越絕卷七

終

越絕卷八

外傳記地傳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

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烏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夷又音唐之甲帶步光之劔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一作到越開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

能從乎

越王夫鐔

一作鐔

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

子允常允常子句踐人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甍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

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鴛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大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侑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憑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者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噉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人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

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鍾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

一曰句踐伐善林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

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釣足美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

爲和公郡社稷墟

一作虛

巫山者越間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貢卒七士人度之會哀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之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皐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死馬

啼臯事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

一作熟

兵城也其陵固可守

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

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于

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于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元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

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皇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敖攻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

甲戌到大越畱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九

外傳計倪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

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

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

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十

外傳記吳王占夢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口剗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鐔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

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
嚳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
顯明也見兩鑪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
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鐔倚吾
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
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
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
嚳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
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
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憲遊
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
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
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
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
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
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
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

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卽與妻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鐔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諛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倖倖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鑪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鐔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

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國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卽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

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
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
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
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
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
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
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
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
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
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
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
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
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
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
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
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
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
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十一

外傳記寶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

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鏃胷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鈺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

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

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
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
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
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齊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
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

曰泰阿三曰工布

一作市

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

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
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
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
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
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
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

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隴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十一

越絕卷十二

內經九術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三曰以遺其君四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五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

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亾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晝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亾

於妹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

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曰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

勇敢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
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
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
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少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
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

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
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
多穀少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
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
少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
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
兵少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
少穀少攻之殺將軍少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
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
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
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
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

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璧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十二

終

越絕卷十三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未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口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口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一而歸

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武多武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卽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

天之三表卽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

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

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入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入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

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

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稿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旣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

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卽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

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

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

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

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虚心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卽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十四

外傳春申君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

計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

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

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德序外傳記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卽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

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祗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曰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

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水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減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珉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侈者非胥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

不過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
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
微之胥見馮同知爲吳三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
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
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
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
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珥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
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大子獨知其道事口世口有退至
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珥微爲其戒齊人歸女
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
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
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
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
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
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
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

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口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憐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口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雖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十四終

越絕卷十五

叙外傳記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

大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

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垂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彊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

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于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冤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

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况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

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
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
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
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
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
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
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
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
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

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
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
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
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
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
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
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
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

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
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
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
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
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
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
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
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
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

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
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
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
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
而死二子行古如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
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
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
救于斧魚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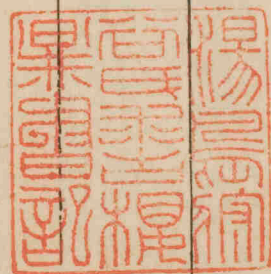
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胥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孔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胥墓一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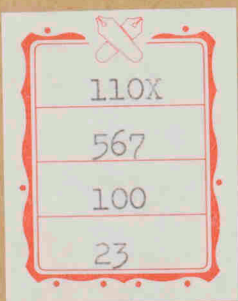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

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甯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乎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

空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
誠也猶子得麟丘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
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
之也於乎哀天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
湘水蠡所有也

越絕卷十五終





110X

567

100

23